

通俗文学丛书

# 連长和战士

L I A N Z H A N G H E Z H A N S H I



王 世 閣 著  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通俗文学丛书

# 連长和战士

王世閣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59年 沈阳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个新兵的成长.....     | 1  |
| 辣椒籽儿.....        | 9  |
| 二五一十.....        | 16 |
| 王小鸣.....         | 23 |
| 合影.....          | 29 |
| 连长和战士.....       | 40 |
| 老班长.....         | 52 |
| 一个难忘的人.....      | 63 |
| “不能說不会道”的儿子..... | 73 |
| 在长白山森林里.....     | 78 |

## 一个新兵的成长

新兵一进七連陣地，老兵的眼光都自然的被孙奎元吸引去了：孙奎元长得細长的个儿，比一般人高半头，黄軍衣脖領里衬一条白毛巾；背包上挂个小喇叭（鎖呐）。三班班长彭青問他：“你吹得很好吧？”他一歪脖說：“湊合！”大家一下議論开了，說：“这回咱連又多个文娱骨干啦！”他听了，知道是說自己，不由的得意地笑了。

在欢迎会上，孙奎元主动講了話：部队是个大家庭、大学校，当兵光荣……說得条条是理。大家欢迎他吹喇叭，他就乐顫顫的来一段黑龙江肇州的“蹦蹦”調。大家接連鼓掌，他就接連吹，越吹越美，整个晚会的時間讓他吹去了一半。

“我成了七連的‘紅人’了！”孙奎元高兴得一宿沒睡好觉。

一連两天，除了睡眠和工作時間以外，七連陣地上从沒断过喇叭声。

奇怪，第三天以后，小喇叭却突然变成了哑巴。

晚飯后，連长宣布了各个新兵的职务。临完，問大家有沒有意見，大家說沒有意見。在班务会上討論时，新兵們也都表示服从組織分配。当然，在这种場合下，孙奎元

的話比別人說得更全面了。但究竟他所担当的二炮手是干甚么的？怎么个干法？他却不知道。他想：反正当个行軍坐汽車的高射炮兵，比在家掄鋤頭強。當鄉親們問：“孫奎元！在部隊里當甚么差？生活怎麼樣？”他會說：“我嘛，特種兵的二炮手；生活嘛，一天三頓干的、三頓熟菜。”鄉親們一定會伸出大拇指說：“孫吹鼓手的兒子有出息！”他想到這些，稀薄的眉毛動了几下，黃白的臉蛋也覺得熱呼呼的。

快吹熄燈哨了，孫奎元拉着彭青說：“班長，去，到炮上教會我二炮手！”彭青說：“同志，以後的日子長啦。”“一定去，班長！要不，今晚我都睡不好覺！”彭青嘿嘿一笑說：“好，去——可別讓我的老弟睡不着覺。”

彭青掀開了炮彈箱，指着明晃晃的大炮彈說：“這些都是給敵機預備的干糧。你的任務是把它們裝進炮膛，發射出去，叫敵機吃個飽！”孫奎元樂滋滋的雙手抱起個大炮彈，又輕輕的放下了。說：“哎呀，這麼沉呀，趕上社里的壓地礮子了！”“不沉，才三十多斤！”彭青說着，伸一只大手抓起個炮彈，象拿個鐮刀把那樣隨便。他一面給孫奎元講裝填要領，一面做動作。可是，孫奎元呢，只是束着手發楞地在一旁站着。

訓練開始了。

雖然是白雪滿地，但七連陣地上却熱氣沸騰……

“嘟……”“休息十分鐘！”值班員掌握着作息時間。

“才休息！”孫奎元抱怨地把練習彈（專供練習用的假

炮弹)猛劲往炮弹箱上一摔,“蹦!”的一声,震得掩体上的雪团直往下滚。他似跑非跑地奔回宿舍,往床铺上一倒,四肢朝上的躺下了。他的手出了水泡,胳膊酸痛,骨头都要散架子了似的。他好象有一肚子委屈,忽然起了一个念头:“……我找班长去,要求换换!”可是坐起来,又躺下了,没有行动的勇气。“吱——”彭青推门进来了,手里端着碗开水,笑咪咪的说:“小伙子累了吧,来,喝碗开水解解乏!”看班长的热情劲儿,孙奎元勉强的挤出点笑容说:“没甚么。”班长咧开大嘴开朗的笑了:“好啊,来,起来跑两步!”他拉起了孙奎元,掰开他的手说:“瞧这水泡!要说累是瞎话。我开始当二炮手时也是这样。以后就好了。”

“以后,以后到那辈子呢?”这是孙奎元没说出口的话。

今天操作,孙奎元不象头几天那样咬牙龇眉了。“放!”彭青喊出响亮的口令。孙奎元把练习弹推进炮膛,拉了一下击发握把。但是,他却只把练习弹退出半截,就等班长喊下一个“放”的口令了——这的确是个省力气的“窍门”。

“停,炮位集合!”彭青突然改了口令,接着说:“二炮手出列!”孙奎元向前迈一步。

“孙奎元同志,你说说:一发炮弹能打中敌机么?”

“不能,必须以多发炮弹去歼灭!”

“你做得怎样?”

“我……錯了，只把練習彈退出一半。要是真打仗，彈壳堵住了炮膛，就不能裝第二發炮彈了。”

“你為甚么這樣不認真？”此時彭青的目光嚴峻，臉上沒有一絲笑容。

“我……為了省勁兒……”孫奎元低下了頭。

“入列！”彭青又轉向大家說：“同志們，我們打的是快速敵人——敵機！在戰鬥中稍差一分一毫，就會失掉戰機，就會給祖國造成嚴重的損失……”

又開始緊張的操作了。

在班務會上，新兵們都說：孫奎元給他們丟了臉。

孫奎元臥床不起了。說他有病，衛生員檢查不出甚么征候，說他沒病，只是體溫確比往常高一些。最後衛生員只好說：這叫“感冒”。有的新兵懷疑他是裝病。彭青解釋說：“不能這樣說自己的同志，頭一次離開爹媽，大家應該好好照顧他。”

彭青除了領導全班訓練以外，經常守在“病人”的身旁，打水蓋被，盛飯添爐子；同志們也總是圍前圍後的，衛生員成了孫奎元的“服務員”了，炊事員做完了一百多號人的菜飯，還要另做一份“病號”飯。……陣地上不時傳出緊張操炮的聲音。孫奎元踏踏實實歇了三天，但他的思想卻更加苦惱了：“我才入伍兩天半，還沒穿壞一雙鞋，有甚么功勞麻煩大家呢？找班長去……”他坐起來了，“可是見班長我說甚么呢？說裝病？……”他又無力地躺下了。

門輕輕一開，彭青進來了。把手里提着的包包放在

炕上，說：“這是咱指導員、連長、排長和咱三班給你買的水果。”說着，從包里掏出個大蘋果，笨手笨腳地削着皮：“人是鐵飯是鋼，多吃東西病好的就快。大家很想聽你吹的‘蹦蹦’調呢。”彭青挺隨便的從床上找出了小喇叭，不成調的吹了兩聲，笑笑說：“真不象話，比啞巴叫喚還難聽。唉，老弟，我想下決心學會吹喇叭，你能當我的先生么？能？好！告訴我：你有甚麼窍门吹得那麼好聽？”一提這，孫奎元不自覺的笑了：“沒啥窍门，全靠練。”

彭青說：“你剛練的時候，嘴不疼么？”

“常了就好了。”孫奎元說。

彭青自語說：“熟能生巧。對，和練兵是一個道理！”又轉向孫奎元說：“老弟，安心休息吧，拉下的課目我保證給你補上！”

孫奎元望着水果、藥和“病號”飯，想着入伍時乡亲们對自己的歡送，想着自己下的決心……猛的把被子蒙在頭上，掉了幾滴大眼淚。

前些天聽不見喇叭聲，因為孫奎元失去了吹喇叭的力量。現在他好了，和別人一樣的積極了。但是，所聽見的却是彭青吹的“啞巴叫喚”聲。

“為甚麼裝不好炮彈？因為臂力差。怎麼辦呢？要多練舉重。”孫奎元記住了班長的指示。除了正課時間練習裝填外，一有時間他就在被綠色所包圍的操場上練習舉重。

“孫奎元，你上牆報了！”一個新兵說。

“是不是又出錯了？”孫奎元有些擔心。

牆報前站了一羣人。孫奎元伏着自己長得高，一翹腳就看見了一張畫。畫的是一個大個子正在練舉重，旁邊寫一行字：“孫奎元要成大力士了！”有人說：“黑紅的臉蛋還象個大力士！”又有人說：“畫的不象，胳膊畫粗了！”孫奎元心中說：“敢說不象，胳膊不粗怎麼裝炮彈！”雖然他盡力板著臉，喜悅還是從他的嘴角和眼角里擠出來了。

昨天營長到七連調查了二炮手的操作，指出孫奎元在裝填時手和腳配合的不够好。晚飯後，在上便所的路上，孫奎元不自覺的手腳亂擺動——在練習配合呢！

“喂，你跳的是哪國舞啊？”一個高胖的戰士喊。

“別看你長的大，小心點，我還要把你塞進炮膛呢！”孫奎元說。

“看，戰士跳舞，班長給伴奏呢！”那個高胖的戰士又說。孫奎元回頭一看，彭青吹的喇叭口正對着自己呢！

“來，吹一段！”彭青樂呵呵的說。

“不，沒時間！”孫奎元又跑到炮上去了。

靶場上的紅旗迎風飄展。雪花在射擊陣地上緊張的飄舞著……“誰英雄誰好漢，靶場上比比看！”的標語牌插在七連陣地中心。

“放！”連長揮動著紅旗。三班拉擊發握把的聲音总比別的班先發出來。每擊發一次，孫奎元總是現出勝利的微笑。他想：今天第一個受表揚的准是我孫奎元。

休息了。連長在評獎中說：“剛才操作的主要缺點是協同不緊密，特別是齊放打得不齊。三班要好好的檢

查一下！”实际上就是讓管击发的孙奎元檢討原因。

孙奎元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孙奎元同志，你操作很卖力气……”彭青說。

“班长，我有缺点，你指示吧！”孙奎元知道班长的脾气：在批評战士以前，常先中肯的提出你的优点。他要求班长来个直瞄直射。

“刚才你打的是甚么放？”

“齐放！”

“是么？”

“是的，班长同志！”

“你回回搶先发射，全連能打齐么？”

“不能！”

“要英雄和协同是水火不相容的。上午全連完不成打靶任务，也就是沒完成国家給我連的訓練任务！”彭青的语气和过去一样严肃。这时，孙奎元明白了自己为甚么受批評，难过地摇摇头：“你又錯了……”

到底炮怎么响？震不震耳朵？会不会伤人？一連串的新問題，真使人心里陣陣发热。再加上司令員、參謀长、团长和胸前挂紅条的評判員都涌进了七連陣地。孙奎元的眼睛已經不自覺的离开了炮，心里擂起了鼓，手好象也沒往常听指揮了。

“沉着，一定能完成任务！”彭青小声囑咐着炮手們。

大家都点点头。

“放！”“轟——”全連的炮一个响。孙奎元拉完了击

发握把。耳朵里象钻进个蚊子似的，手也有些哆嗦。但他目不斜视，“沉着！”自己命令着自己，又狠狠咬一下自己的嘴唇。

糟糕！炮卡了壳，装不上第二发炮弹了。怎么办？  
“报告，三炮故障！”孙奎元破着嗓子喊。

“立即排除！”连长的声音。

飞机声渐渐由远而近。孙奎元不顾手有被卡掉的危险，不顾弹壳烫坏手，猛的将手伸进炮膛，把正在冒烟的弹壳拽出来，接着推上了第二发炮弹。

“放！”“轟——”三炮和别的炮同时响了。

射击完毕，孙奎元手上起了血泡。他呆呆地站在炮盘上。

“炮弹长了眼睛！”靶场小报表扬了七连。

营长在队前宣布说：“二炮手孙奎元同志，肯于牺牲自己，保证了火炮一齐发射。我决定：给予休假三天的奖励。”

有人提议说：“请孙奎元吹一段小喇叭！”孙奎元说：“我没带来！”彭青说：“我给你拿来了，我自己的喇叭也带来了，来，咱俩一齐吹！”

一对喇叭同时在阵地上响起来。……

## 辣椒籽儿

星期日，我們几个新兵團坐在俱樂部里，正在大談国际时事。听说連长董立羣休养回来了。我們放下報紙，跑到軍官宿舍。可是，沒見到連长。虽说我和連长才相处七天多就分別了一个月，可是，从心眼里說，我是怪想他的。看样子，他已經來过了宿舍，要不，床上的鋪盖怎么会沒有了呢？是不是他的新婚爱人來了，搬进家屬宿舍去住了呢？这样，我們就不打扰了。听給养員說，人家两口子的感情可甜蜜了，再說，結婚不几天，就离开了这么老長時間，也該在一起亲热一番哪。于是，我們就回到了宿舍。

沒想到，連长却坐在床鋪上等我們哩。只見他的行李鋪在了我的床位旁边。沒等我們向他敬礼，他霍地站起来，伸开两只手，一面笑，一面緊握着我們的手，还說：“我看了你們的成績表，都是五分，好啊！”他又拉着我們，和他一起坐在床沿上。看他臉上突出的顴骨和被黑窩包围的大眼睛，还是那个瘦勁儿。寇建才說：“連长同志，看你的臉色，應該晚些天出院！”

“唉！”連长說：“我的病啊，彻底好了！”說着他用眼睛緊搜索我的臉，叫着我的名字說：“肖庆元同志，你的

痢疾病好了么？”連长記性真好，全連几十号新兵，在一起的时间又那样短，可是叫起我的名字又那样熟。痢疾，他要是提，我倒忘了。我想了一下才說：“你走第二天我就好了。”

那还是三月二十日的事。自己刚刚摸到新武器，心里有一股热勁儿，无时无晌地練，恨不得一天就能把它熟練地掌握起来。練哪，練哪，練热了，脱掉棉袄練，喝口凉水再練。下晌三点多鐘，我正抱着鉄瓢猛往肚里灌凉水，忽然从身后伸过来一只手，紧紧地招住了水瓢。我回头一看是連长。他严厉地說：“現成的开水，为甚么要喝冷水？”我着急地說：“太热，喝凉的痛快！”沒容分說，他把瓢底里剩的凉水潑在地上，又从开水缸里盛出半瓢水，命令說：“喝这个！”一直看我喝完他才走。滾热的开水，真难下肚呀！我想不通，針鼻大的事，还值得中尉連长发这么大的火？真倒霉，偏巧当天晚上我就拉肚了。

訓練正在火头上，我真怕干部叫我休息。虽說晚飯以后不到三个鐘头，我跑了十一次便所，不过当遇見干部的时候，我总是装得象好人一样。常說：好人架不住三遍尿，这話有道理。就寢前有人說我臉色有点发白，我嘴說沒啥，可是心里却明鏡似的。不管怎样，我得要保住秘密！約摸夜里十一点多鐘，宿舍的門輕輕地开了，輕手輕脚地进来个人。听声音，他給別人盖完了被子，正朝我的床头走来。看那細高个身影象連长。我閉上了眼睛假装睡着了。虽然我知道拉痢疾是喝冷水喝的，但我对連长

对我的态度还别个劲儿。我把身子往被窝里缩了缩，把被子捂在脑袋上。忽然有一只热得发烫的手顺着被缝伸在我的脑盖上，摸了一阵子就撤出去了。我的心怦怦直跳。几分钟后，卫生员来了。他说：“连长说，你已经跑了十一次便所，体温挺高，叫我来看看！”他拿听诊器在我身上听了听，试了温度，又帮我吃了药。临走时他说：“连长批准你明天全休，他叫你安心休养，说拉下课目有老同志帮助你！”全休就是整天休息，我怕的就是这个呀！连长有甚么根据让我全休呢？后来才知道，连长在八年前也当过卫生员哪，听说为了救护伤员，现在还有一块炮弹皮在他身上没取出来呢！

第二天，我停止了拉肚，但身上象没有长骨头那样没劲儿。卫生员提着一包水果来了，说：“连长临走的时候，留下两元钱，叫我给你买的！”我问：“连长上哪儿去了？”他说：“到陆军医院休养去了。”怪不得连长那样瘦，怪不得他的手热得发烫，原来他也是病号啊！我们的连长，真是一位好连长！

今天连长回来了，我想向他检讨一下一个月以前的想法，可是他倒先检讨了。他说：“我想了，那天我对你的态度很不好，没向你讲清道理。再说，连队出病号，都是和干部的行政管理不严有关系！”没等我答话，他又叫着三班新兵的名字说：“寇建才同志，你的褥子做好了么？”寇建才美滋滋地说：“大家帮我缝哪，快做好了！”怎能不美呢？他曾经铺过指导员的褥子呢！连长又问新兵

廖介凡：“你母亲的病好了么？”听说好了，他的脸上也开朵花。原来连长的脑子里竟想的这些呀！

“连长同志回来了！”给养员象个猛张飞似的闯进来了。给连长敬完了礼，他说：“真是老天保佑！”新兵们看着给养员直乐。连长知道给养员会抽烟，把烟盒递过去说：“来一支，吴军同志，水产牌的！”



“连长啊！”给养员一面接烟一面抿嘴吐舌地说：“石秀琴可想你了，我到她们社去联络三回种地的事，她拐弯抹角的打听你三回！”

“好啊，谢谢你，义务情报员同志！”连长乐呵呵地说：

“你要是胡謊，我老婆可要找你算賬！”

“我要是說謊，我是……”給養員的臉还是不紅不白的東拉西扯。

連長轉了話題說：“吳軍同志，咱連種菜了么？”

給養員一拍大腿：“嗨，不但種了，而且是百花齊放，有黃瓜、窩瓜、大冬瓜，白菜、蘿卜、大土豆、茄子、柿子，外加大葫蘆……全了！連長，你不是愛吃熬豆角么？陣地東那片空地種的都是豆角！”

連長問：“沒種辣椒？”

“想種了！”給養員說，“可是在市里買不到辣椒籽兒！”

連長說：“今年的新同志，多數是四川人，沒有辣椒怎么行呢？”又回頭問我們：“是不是這樣？”

我是東北人，真不知道四川人有吃辣椒的癮。可是，連長也是東北人，他却知道戰士喜歡甚么。四川的幾個同志，一聽連長說到辣椒，他們直咽唾沫，滿心喜歡地說：“是啊，連長，你想的真周到，連這點小事都給盤算到了！”

“連長在哪？”一個女同志的聲音。

“連長同志，你愛人來了！”值班員在外面喊。

“怎么样？”給養員朝我們擠擠眼：“新婚不到兩個月，分別一個月，怎么能不想呢？我這人會分析人的心理。”他又朝連長伸出了右胳膊：“請吧，連長，說說體己話。人家是忙人，來一回不容易呀！”

“連長去吧！”我們大家都說。可是，他的愛人石秀琴

却进屋了。我知道，石秀琴是双庙子农业社第三生产队队长。听给养员讲，连长和她恋爱二年多，因为部队打靶、演习……已经拖延了三、四次婚期，所以我也吃上了他俩结婚时剩下的喜糖。石秀琴来连队是有数的：刚结婚时在连队住了三天，第二次来是“三八”妇女节，今天是婚后第三次来队。

连长这人真怪，见到爱人都不懂握手，只是笑咪咪地说：“才来，老乡？请坐！”看给养员在旁边“噗哧噗哧”直乐，他揭老短说：“秀琴，给养员说你想了我，一共想我三回，有这么回事么？”秀琴说：“给养员竟瞎说，他见我我就说：‘我们连长可想生产队长了！’”看两口子有些话需要秘密说，我们大伙都溜了出去，屋里光剩下连长和秀琴。

不一会，连长领着秀琴回军官宿舍了。给养员把连长铺好的行李卷起来说：“这才有一套铺盖，被子仓库里有，还缺一个干净点的褥子！”寇建才抢着说：“我这个干净，就是还没做好，可以铺！”给养员说：“行！”把行李和褥子扛向军官宿舍。

第二天早晨起床，才发现昨晚上下了一场小雨，地皮又潮又松，做过庄稼活的人一看就明白，正是种地的好当口。只见连长夹着褥子进了我们宿舍，朝寇建才说：“谢谢你！”寇建才接过褥子一看。已经做好了，缝了四道针线，服服贴贴的。他说：“秀琴同志来了也不休息，倒给我做褥子，谢谢她吧！”说话工夫，秀琴夹个小包袱也来了。她嘴贴着连长的耳朵说：“俺家还有点菠菜籽儿，也